

書叢會員委金基育教法中

史 學 文 國 法

冊 下

著 編 元 達 吳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目錄

第四篇 十八世紀	一一九五
第一章 概論	二九五
第二章 兩個先驅	二九九
第一節 封特奈勒	二九九
第二節 貝勒	三〇一
第三章 蒙德斯鳩	三〇三
第一節 蒙德斯鳩的生平	三〇三
第二節 波斯人通信	三〇三
第三節 羅馬盛衰原因考	三〇六
第四節 法意	三〇八
第四章 服爾德	三一三
第一節 服爾德的生平	三一三
第二節 詩人服爾德	三一七
第三節 歷史家服爾德	三一八
第四節 哲學家服爾德	三二〇
第五節 服爾德的通信集	三二二
第六節 服爾德的思想	三二三

第五章 小說	三二七
第一節 勒·薩芝	三二七
第二節 馬黎服	三二九
第三節 普累服教士	三三二
第六章 戲劇	三三四
第一節 悲劇	三三四
第二節 喜劇	三三八
第三節 馬黎服	三四〇
第四節 包馬囉	三四四
第五節 灑淚喜劇和布爾喬亞戲劇	三四九
第七章 狄得羅和百科全書	三五三
第一節 百科全書	三五三
第二節 狄得羅	三五三
第三節 部封	三五八
第八章 盧梭	三六一
第一節 盧梭的生平	三六一
第二節 盧梭的創作	三六六
第三節 盧梭的思想	三七〇
第四節 盧梭的藝術	三七三
第五節 貝拿丹·得·聖·彼得	三七五

第九章 倫理批評及雄辯……………三七七

第一節 倫理……………三七七

第二節 批評……………三七八

第三節 雄辯……………三七九

第十章 曠尼埃……………三八一

第一節 十八世紀的詩人……………三八一

第二節 曠尼埃的生平……………三八三

第三節 曠尼埃的詩……………三八五

第四節 曠尼埃的藝術……………三八七

第五篇 十九世紀……………二九一

第一章 概論……………二九一

第二章 史大哀勒夫人……………二九四

第一節 史大哀勒夫人的生平……………二九四

第二節 戴勒菲娜和高黎娜……………二九六

第三節 文學論……………二九八

第四節 德意志論……………二九九

第三章 夏鐸伯黎昂……………四〇二

第一節 夏鐸伯黎昂的生平……………四〇二

第二節 基督教真髓……………四〇五

第三節 其他創作	四〇八
第四節 夏鐸伯黎昂和浪漫主義	四一一
第四章 浪漫主義	四一四
第一節 浪漫運動的經過	四一四
第二節 浪漫主義的特點	四一七
第五章 拉馬丁	四一九
第一節 拉馬丁的生平	四一九
第二節 抒情詩人拉馬丁	四二二
第三節 哲學詩人拉馬丁	四二四
第六章 維尼	四二八
第一節 維尼的生平	四二八
第二節 詩人維尼	四三〇
第七章 雨果	四三四
第一節 雨果的生平	四三四
第二節 雨果的詩集	四三七
第三節 抒情詩人雨果	四四〇
第四節 史詩詩人雨果	四四三
第五節 雨果的藝術	四四五
第八章 繆塞	四四八
第一節 繆塞的生平	四四八

第二節 抒情詩人繆塞	四四九
第三節 其他詩人	四五三
第九章 從浪漫派詩到巴拿斯派詩	四五五
第一節 哥緝埃	四五五
第二節 波得雷爾	四五七
第三節 邦維勒	四六〇
第十章 浪漫戲劇	四六二
第一節 什麼是浪漫戲劇	四六二
第二節 大仲馬	四六五
第三節 雨果	四六七
第四節 維尼	四七〇
第五節 繆塞	四七二
第六節 浪漫戲劇的尾聲	四七三
第十一章 浪漫小說	四七五
第一節 歷史小說	四七六
第二節 抒情小說	四八〇
第十二章 從浪漫小說到寫實小說	四八四
第一節 史葛達勒	四八四
第二節 巴爾扎克	四八七
第三節 梅黎梅	四九三

第十三章 歷史……………四九六

第一節 緋哀黎……………四九六

第二節 基梭……………四九九

第三節 米史雷……………五〇〇

第四節 列囊……………五〇四

第十四章 批評……………五〇七

第一節 聖特·博夫……………五〇八

第二節 黛納……………五一一

第十五章 巴拿斯詩人……………五一四

第一節 利勒……………五一五

第二節 普級多姆……………五一八

第三節 高蓓……………五二〇

第四節 愛累狄亞……………五二一

第十六章 喜劇……………五二二

第一節 奧基埃……………五二四

第二節 小仲馬……………五二七

第三節 拉畢史和薩爾都……………五三〇

第四節 貝克和自由劇場……………五三一

第五節 高蓓和羅斯蕩……………五三四

第十七章 寫實小說……………五三七

第一節	福洛貝爾的生平	五三七
第二節	波華黎夫人	五四〇
第三節	其他小說	五四二
第四節	福洛貝爾的藝術	五四四
第十八章	自然小說	五四八
第一節	左拉	五四八
第二節	聶古爾兄弟	五五三
第三節	邵德	五五六
第四節	莫泊桑	五五八
第十九章	後期詩人	五六二
第一節	魏倫	五六二
第二節	馬拉梅	五六七
第三節	瀾芒	五七〇
第四節	拉佛格	五七二
第六篇	二十世紀	五七五
第一章	概論	五七五
第二章	詩歌	五七八
第一節	舊詩壇	五七八
第二節	新潮流	五八五

第三章 四大詩人·····	五九〇
第一節 戲劇·····	五九六
第二節 心理劇·····	五九六
第三節 象徵劇·····	五九九
第四節 社會劇·····	六〇二
第五節 笑劇·····	六〇六
第五節 歐戰後的劇壇·····	六〇九
第四章 小說·····	六一五
第一節 五大作家·····	六一五
第二節 次要作家·····	六二六
第三節 普盧和紀德·····	六三七
第五章 批評和文學史·····	六四二
第一節 批評·····	六四二
第二節 文學史·····	六四七
附錄(一) 作家引得·····	六五一
法華對照表·····	六五一
華法對照表·····	六五八
附錄(二) 作品引得·····	六六五

法華對照表·····	六六五
華法對照表·····	六八五
附錄(二) 參考書目·····	七〇五

法國文學史(下)

第四篇 十八世紀

第一章 概論

路易十四死於一七一五年，這一年是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分界線。古典文學受這位法蘭西國王的孕育，是他培養長大的。把他的死年作為古典文學的終了期，這是很合理的。可是，說十八世紀文學開始於一七一五年，就不能不有解釋了。列牙爾(Begnard)是一七〇九年死的，比伯窪洛早兩年，比費納龍早六年。貝勒(Bayle)的歷史批評字典(Le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是一六九七年印出的。那時候，波素埃和費納龍尚活躍文壇，伯窪洛和蓋羅勒正在熱烈的討論古代派和近代派的異同得失。然而，我們不能把列牙爾和貝勒放在十七世紀，因為他們的作風不是古典作家的作風，他們的精神是十八世紀的哲學精神。

十七世紀是君主時代。路易十四繼承利第四的統一局面，鞏固王室的權力。在他之前，愛國思想比較發達。他的雄圖偉略造成法蘭西的強盛後，忠君情緒却比愛國思想更為澎湃。無恥廷臣的諂媚固不足道，朝野上下的真心愛戴却不容易。這是全國人民的情緒。思想家尊崇他，因為他是安定社會的柱石。詩人作家謳歌他，因為他是國家民族的象徵。杜丹雖好還需綠葉扶持。有了豪華的貴族，才顯得出路易十四的偉大。在十七世紀的作品裏，民衆是沒有地位的。除了莫利哀，沒有詩人想到他們的存在。十七世紀的法蘭西文學可以說是君主文學，也是貴族文學。國家社會有了領袖，宗教思想也有權威。我們得提防，不要受宗教鬭爭的眩惑，見了耶

蘇教和雅孫教互相傾軋，波素埃和費納龍意見參差，就盲目斷定，說宗教勢力已經衰落。這些鬭爭不過是內部的衝突，還沒演成基督教的崩潰。正相反，基督教在十七世紀勢力非常雄厚。牠的信徒有的皈依新教，有的信奉天主教，他們都是基督教的信徒。十七世紀的散文傑作幾乎全是靠基督教靈感寫成的。巴斯喀和波素埃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笛卡兒雖然懷疑一切，雖然推理性，却無條件的接受基督教的哲理。十七世紀的兩大悲劇詩人是基督教的謳歌者，光大基督教的犧牲精神，發揚聖經的教義。十七世紀的君主文學也是基督教文學。

盛極必衰，這是自然之理。路易十四的雄圖偉略造成法蘭西的強盛，他的好大喜功却弄得民不聊生。頻年干戈，人民不能安居樂業。戰爭需要大量人力，民間饑饉時有所聞。戰爭需要大量財帛，橫征暴斂與日俱增。往日的愛戴一變而為怨恨，往日的賢君明主不久就成專制暴君。這不能說羣衆心理易於轉變，人民的忍耐到底是有限制的。他們可以爲國家福利犧牲個人利益，却不能忍受專制獨夫爲了私人享受吸收人民的脂膏。人們對王室的信心衰落了，對貴族也喪失了好感。貴族是社會的寄生蟲，對國家沒有貢獻，對民衆非常倨傲。最糟糕的是他們利用地位，避免稅役，不知民衆同甘共苦。他們繩營狗苟，夢想滅削王室權力，離間國王和布爾喬亞，隱蔽路易十四，摧殘新興的中產階級，把自己看作最優秀分子，瞧不起布爾喬亞，奴視民衆。這種情形在十七世紀末年已經成爲社會的普遍現象。路易十四死後，王室權力就此破產，貴族威信從此崩潰。

王權衰落的原因是戰爭，是稅役，是饑饉，宗教衰落理由是另外一種。物必自腐而後蟲生。學說的辯論造成信仰的分歧。基督教內部有黨派之分，最虔誠的信徒不知何所適從。他們對宗教由失望而懷疑，由懷疑而輕視。耶穌教和雅孫教鬭爭，受害的不是雅孫教，而是整個基督教。波素埃和費納龍作劇烈的爭論，失敗的不是費納龍，而是基督教本身。教會內部發生裂痕，鬭爭的兩方面祇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他們都想獲得輿論的同情，把教義交給凡夫俗子，請他們作最高的裁判。因爲想勝利，他們作筆戰鬭爭，向理性上訴，妄想用人類的理智解釋教義。這樣作，基督教的威信怎麼能維持不衰呢？到了十七世紀末年，因爲路易十四受滿特農夫人的感化，獎勵虔誠信徒，在宮廷，宗教的僞君子一天比一天活動，他們的數目一天比一天增加。到了攝政時

代，從一個極端又轉到另一極端。假虔誠不再時髦了，輕視宗教是社會的普遍現象。朝野上下以不敬上帝爲榮，以侮蔑宗教爲能。一六八五年囊特法令的廢除（La Révocation de l'Edit de Nantes）受着天主教徒的歡迎。這不是宗教的福利，有識之士感覺到牠是基督教的劊子手。

王室權力破產，宗教威信崩潰。政治社會沒有偶像，文藝思想失了重心。十七世紀的特點是思想統一，是傳統精神。十八世紀的特徵是自由發展，是個人主義，十七世紀好比一個半百老人，到了知命之年，經驗學識兩皆豐富，作起事來不用瞎摸，循着古人的舊路走，自然事事成功。十八世紀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有求知慾望，有進取精神，却没有閱歷，又不願意接受古人留下的教訓，單憑血氣，作不出什麼大事。十七世紀末葉和十八世紀初年，古代派和近代派的兩度鬭爭，劃下這兩世紀的分界線。十八世紀不再推崇希臘、羅馬的詩人作家，不再模倣他們的藝術。牠提倡人類進步的理論，認爲上古文藝還沒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近代人祇要肯努力，可以創造出比上古文學更偉大的作品。這就是十八世紀文人作家的憧憬。他們否認權威，宗教的和政治的權威。他們推翻傳統，文藝的和思想的傳統。他們祇相信個人，因爲人類文明不是靠人類保存的，而是靠人類的每一分子保存的。而且，人類是進步的，作成這種進步全靠人類的每一個人的努力。因此，他們相信自由發展，信守個人主義。他們思量在人類學問的各方面都有所發明。因爲對傳統沒有信心，他們作每一件事都要重新摸索，從頭作起。他們的求知精神值得人們效法，他們的努力創造值得人們嘉許。可惜，他們作不出什麼成績。他們花了幾乎一百年的工夫，所得的結果却和前人的成就相同，走不出傳統的窠臼。

十八世紀雖然打倒偶像，却有牠的偶像。牠雖然推翻傳統，却走上傳統的路。我們說牠枉費心機也好，說牠思想矛盾也好，牠標榜的就是十七世紀的驕兒：理性。在十七世紀，理性雖然是人們的偶像，牠的應用却是有限的。笛卡兒提倡理性，却無條件的接受基督教的真理，巴斯略用理性闡明基督教教義，却沒把牠和宗教對敵。十八世紀就不同了。牠毫無限制的應用理性。牠用理性駁斥宗教真理，批評國家政治，研究社會問題，樹立人權的理論。落在十八世紀的人們的手裏，理性的威力可大了。牠是一種萬能的工具，用來推翻一切

傳統，打倒一切偶像的工具。這是十七世紀提倡理性的人所不敢實行的，是他們從沒夢想過的現象。因為比上一世紀的人更崇拜理性，十八世紀作家就有所偏了。他們專向思想方面發展，造成濃厚的哲學氣味。十七世紀的哲學，包括形而上學，心理學和倫理學。笛卡兒，巴斯喀和波索埃就是這種哲學家。十八世紀提倡的哲學就不同了。受着英國哲學家洛克 (Locke) 的影響，牠拋棄形而上學和心理學，專討論社會的實際問題。牠的哲學家不研究上帝存在，靈魂不死和人類自主這些玄理，不是不能為，而是不願為。他們對這些不切實際的問題不發生興趣，因為感覺到有許多社會問題急切需要研究，需要立時解決，爲了社會安寧和人類幸福。他們的思想針對着現實的社會和政治。他們的目的，是改良司法制度，改革政治體制，獲取思想自由，達到人類平等的理想。我們可以嫌他們的思想不夠深刻，可以說他們的態度不過是筆戰家的態度。不過，他們到底對人類有貢獻。賴他們的努力，法蘭西人民得以推翻專制政體，樹立自由平等博愛的基礎。

十八世紀可以分爲兩期。第一期自一七一五年起至一七五〇年止。這是蒙德斯鳩和服爾德的時代。人們專務哲學，忽視藝術，雖然這時期有一個比較懂得什麼是藝術的馬黎服。第二期自一七五〇起至一八〇〇年止。這是服爾德，狄得羅和盧梭的時代。經過第一期的努力，反抗十七世紀遺留下來的傳統思想，第二期走上革新的路，解脫了舊勢力的桎梏。作家尋求真理，追求人類的幸福，向着光明的途徑邁進，替十九世紀鋪下一條平坦的路。

第二章 兩個先驅

十七世紀末葉有兩種宗教叛徒。第一種叛徒是享樂主義的人，醇酒美人縱情享受，寧願把靈魂送給魔鬼，也忘不了恣情縱慾。可是，他們雖然不遵崇基督敎教義，却抱人不犯我不犯人的宗旨。祇要宗教不阻礙他們享樂，他們也不和宗教作對。第二種叛徒是懷疑主義的人。受着蒙儻尼的影響，他們對任何事物都沒有信心，不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不相信宗教信仰可以拯救人類。因為懷疑，他們嘲笑神聖的宗教，譏笑虔誠的教徒。這一種叛徒比享樂主義的人更激烈的反抗宗教的束縛。他們的懷疑態度造成宗教的危機，却不是基督敎崩潰的主要因子，他們雖然懷疑，却沒受過科學的洗禮，沒懂得批評方法。到了十八世紀初期，人們增強了科學的熱忱，認識了批評方法，基督敎的崩潰就一天比一天接近了。封特奈勒 (Fontenelle) 是科學智識的傳播者，貝勒 (Bayle) 是批評方法的擁護人。他倆是十八世紀哲學精神的先驅。

第一節 封特奈勒

貝拿爾·得·封特奈勒 (Bernard de Fontenelle) 一六五七年生於盧昂，是高乃依的外甥。他在盧昂的耶穌會學校受教育，研究法律，操律師業。受着多瑪·高乃依的鼓勵。他放棄律師生涯，隨他到巴黎，從事寫作。因為兩個舅舅都以戲劇創作成名，他也想作悲劇詩人。一六八〇年的處女作阿斯巴爾 (Aspar) 失敗了；其他悲劇也同樣的不賣座。他於是改向歌劇發展，寫普西曬 (Psyché) 和拉維尼 (Lavinie)。一六八三年，死人的談話 (Les Dialogues des Morts) 印出。這些作品都不能替他掙點聲名，他顯然是個平庸的詩人。一六八六年談宇宙多元性 (Les 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 印出後，他才開始名噪一時。這不是因為這部作品有什麼了不得的精彩，而是因為牠傳播科學種子。他時常涉足沙龍，很受人歡迎，因為他健談，而且見習

廣。他的處問雖然算不上淹博，却對當代最時髦的科學有相當認識。一六八七年，他寫神言歷史 (*L'Histoire des oracles*)。一六九一年，他被選為法蘭西學院會員。一六九九九年，他當科學院的永久祕書。一七〇八年至一七一九年，他寫學院會員頌 (*Les Eloges des Académiciens*)。此後，他沒有什麼表現了，祇在郎貝爾夫人 (*Mme. Lambert*) 和薄散夫人 (*Mme. Tencin*) 的沙龍作哲學大師，在貴族堆裏作科學權威。因為他袒護近代派，拉·伯綠貢爾說他是裝模作樣的學究。實則，他有可愛的性格，不是走極端的人。他的座右銘是：「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任何人都是有理的。」他的最大的缺點是沒有情感。薄散夫人指着他的心對他說：「在這兒，慾有的是腦子。」這句話說出封特奈勒的性情，也是十八世紀大部分作家的寫照。他死於一七五七年，享百齡高壽。

在談宇宙多元性裏，作者假當住在鄉下某侯爵夫人家裏。每天晚上，他們在花園散步。侯爵夫人是好奇心重的人，遇着健談的封特奈勒，他倆就縱談天空的景象。第一晚談地球是一顆行星，自身旋轉，也圍着太陽轉動。第二晚談月亮是有人類住居的地球。第三晚談其他行星也是有人類住居的。第四晚談金木水火土五行星的特點。第五晚談恆星都是太陽，每一顆照耀着一個世界。第六晚談天文學界最新的發現。這部著作有傳播科學智識的功用，把科學弄成通俗化，叫人們認識科學界的動向。牠對當代社會有很大的影響，因為牠傳授科學方法的基本原則。牠教人懷疑，不要相信任何事物，除非理智證明是可以接受的。牠教人不要害怕新奇的事物，因為一切真理初發現時總是新奇的。牠又教人接受人類進步的理論。這一世紀的科學發明不是比上一世紀進步得多嗎？封特奈勒把這種思想灌輸給他的同時代的人，我們不能說他是個尋常的科學智識傳播者，他是社會思想改革的先知先覺。

神言歷史沒有半點反對基督教的用意。正相反，封特奈勒寫這部書，爲了抨擊宗教邪說。有些人說異教的神言昭示耶穌·基督的降臨。基督教的真理怎麼會有異教的根據？怎麼會依靠偶像的贊助？有些人說神言是魔鬼一手造成的，因爲上帝有時允許魔鬼說出未來的真理。這也是荒謬的邪說。作者分析人們相信神言的心理。

人類在無知無識的時期，非常喜歡奇怪的事情。他們沒有求知慾，缺乏健全的理性，不要求任何證據，就接受一切奇蹟。因為羣衆輕信妄言，容易受欺騙，狡猾之徒就利用這種羣衆心理，造出許多無稽的神言。後來，人類的智識進步了，理性發達了，神言就消滅了。封特奈勒的態度是很純潔的。可是，異教的神言和基督教的奇蹟有什麼區別？作者教人抨擊神言，怎麼能阻止人們對基督教的奇蹟發生同樣的疑問？他教人愛真理，傳授人們追求真理的方法，他的哲學精神搖動了基督教的基礎，造成基督教的重大危機。

第二節 貝勒

彼得·貝勒 (Pierre Bayle) 一六四七年生於一個新教家庭，一度皈依天主教，後來又轉回新教。一六八五年，獲特法令廢除後，他被迫離國。他起先當啓蒙教師，後來在鹿特丹 (Rotterdam) 大學教授哲學和歷史。荷蘭是自由空氣濃厚的國家，貝勒却不能在那兒安居樂業。新教牧師朱黎厄 (Jurieu) 排斥他，攻擊他的著作，叫鹿特丹大學解除他的聘約。這些挫折不能叫他意志消沉。他有的是和藹的性格，愉快的心情，沒有什麼野心，沒有作家的虛榮。他不會感覺到他的遭遇有什麼不幸，祇要他能夠安安靜靜的閉門著書，享受言論自由。這就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幸福。一六九七年，他完成歷史批評字典 (Le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一七〇六年，他死於異鄉的鹿特丹。

他的著作有：一六八二年的關於慧星的思想 (Les Pensées sur les comètes)，一六八四年至一六八七年的文壇消息 (Les Nouvelles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一六八五年的路易大帝統治下的天主教的法蘭西 (La France toute catholique sous Louis le Grand)，一六九〇年的忠告流亡者 (Les Avis aux réfugiés) 和一六九六年至一六九七年的歷史批評字典。這部字典對十八世紀文藝界和思想界有重大貢獻。

他不是職業作家，不懂得寫書的藝術。歷史批評字典是一大堆札記，指出一六七四年莫里黎 (Moréri) 的歷史字典 (Le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的錯誤和遺漏。牠的篇幅很有限，註解却非常多，闡明本文的意義，